

绿叶丛书

美的和谐

MEI DE HE XIE

杨立元 著

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



美的和谐

杨立元 著

学报社出版公司

内 容 简 介

该书是作者对唐山作家作品的评论专集。作者从美学的高度，精细地审视、观照了唐山市部分作家作品。评论精当、准确、语言生动简洁。所评论的作家既有蜚声文坛的名人，也有锐意进取的文坛新秀。该书内容丰富，笔法多样，熔当代性、审美性、哲理性、地方性于一体，既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又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同时表现出了强烈的燕赵文化气韵。

美 的 和 谐

杨立元 著

责任编辑：尚建国

曹 涓

出版发行：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

社址：香港九龙红堪春田街25号2楼H座

北京商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开本：1/32 印张 5 104 千字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3.70 元

国际书号：ISBN 962—7567—15—1

序

我和立元相识得很早，还是他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我们便相互交往了。那时，他是一位年轻的业余作者，写小说，也写散文。同他接触当中，他的为人和作品给了我这样一种感受：一股质朴的乡土味儿。他毕业后，留校做了教师，开设写作和文艺理论等课程。此后，就开始了文艺理论批评创作。

后来，立元到复旦大学去进修，不仅受到了名家的指教，也大大开拓了知识的视野。那几年，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大量拥入，各种新学科纷至沓来。立元主修美学，涉猎了大量的新知识，买了许多新出版的书籍，也常常给我带来或寄来一些新书，让我分享得到新书的欢欣。对于那些五花八门的知识，立元总是择其善者而吸收，审慎地调整着自己的知识结构。那一段系统的学习为他以后的评论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以后，他的理论批评创作有了长足的进展。

立元善于从审美的视角去分析文学作品，他所评论的又多是其所熟识的作家的作品，加之他自己有过许多写作的实践，因而他的评论总是比较准确、贴切并且使人感到亲切的。比如，他对拙作散文的评论，就是在众多的评论拙作的文章中，我最喜欢的一篇。又如，他对刘宝池的《拥有自己的一方圣土》、关仁山的《与大海的对话》、孙志宏的《沾满

青春和绿色的苇叶》等作品的评论，都是颇有见地、极有说服力的。

立元的评论文章极少学院派的学究气，文字活泼，语言优美，文风朴实，这恐与其自己兼而进行小说与散文创作有关。

立元是极勤奋的，他在学校和社会上担任许多课程，又写了许多理论批评文章和文学作品，这是极难得的。他正当盛放的华年，做学问的路正长，我相信他会有更丰硕的成就的。

立元的评论文章结集出版，嘱我作序，我欣然命笔。是为序。

马 嘶

1992年2月25日于唐山紫骝斋

目 录

马嘶散文的美学探求·····	(1)
脚踏大地唱华章·····	(9)
——单学鹏小说论	
豪华落尽见真淳·····	(17)
——评李永文的散文集《初醒》	
情真文美，意新趣溢·····	(28)
——评李永文的散文《山海行》	
一曲人生的浩歌·····	(37)
——读胡天启的报告文学《大地的乐章》	
乡土的恋歌·····	(48)
——读金占亨的诗集《月是故乡明》	
直面变奏的人生·····	(59)
——评孟翔聚的报告文学集《人生变奏曲》	
山泉水流长·····	(71)
——张汝林散文探美	
拥有自己的一方圣土·····	(82)
——刘宝池和他的“小镇文学”	
与大海的对话·····	(93)
——关仁山的渤海风情系列小说漫笔	
在雅俗合流中寻求美·····	(108)
——关仁山的中篇小说《死船沉浮录》读后	

真奇统一，美善并举·····	(113)
——评杨帆里的中篇通俗小说《斯特拉·迪瓦里古琴》和《奇人魔水》	
单纯集中，丰富圆满·····	(119)
——李枝增小小说探美	
两种人生景观在比照中突出·····	(928)
——李枝增的短篇小说《鬼林》读后	
沾满青春和绿色的苇叶·····	(132)
——评孙志宏的散文	
寂寞的一颗星·····	(139)
——郑彦峰印象	
作家的审美意识·····	(147)
——兼评1687年《冀东文学》获奖小说	
后记·····	151)

马嘶散文的美学探求

—

“文如其人”，这对马嘶来说是恰如其分的。

这位在宽厚坦荡的大平原上站立起来的农民的儿子，灵魂中积淀着冀东大地幽深、厚重的美的内蕴，血脉中涌动着中国农民的坦诚、质朴、淳厚的传统美质。虽然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的骄傲，但他还不可能挣脱广袤深厚的农民阶级的“集体无意识”的笼照，审美心理结构中内化积淀着农民传统审美观念的心理定势。他眷恋着家乡的丰满醇厚的情感，偏爱故土乡情民俗的审美心绪，对家乡人民同忧共乐的深沉的忧患意识，在他的散文集《芦笛集》中得到了释泄、强化和升华。古老原始的物象，质朴迷人的景色，勃发、跃动的生命，经过作者当代意识的滤透与重建再造，传递出时代心理的和情感的信息，表现出作者对生活脉动和人民深层意识的锐意探寻，使冀东那古老、丰腴的沃土焕发出迷人的色彩和时代精神。

作品的基调是鲜明的。“有如用青嫩芦苇做成的芦笛那

样粗犷、纯直、素朴的音调，虽不高雅，却是率真的”（《芦笛集·后记》）。表现出作者独特的审美追求：“用朴素的语言，朴素的文笔，朴素的形式，去表现生活中朴素的美”（《芦笛集·后记》）。创造出了平净自然、朴素清新的美学境界和艺术氛围。

“美，就是性格和表现”（《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62页）。作品所表现的朴素美的特质正是作者坦诚、平易、朴实人格个性的“真味发溢”。它使读者坦坦荡荡地看到了作者意蕴丰富、流畅和谐、微妙多变的感情世界和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

二

马嘶的散文是主情的。情感是造就散文的魔方，在情感的辐射下，他的作品呈现着多彩的色泽。

作者长期沉于生活的底层，以自己独特的审美情感去审视、观照生活，审美视角的焦点是他生活过的土地。作品是他奉献给家乡的赞歌，散溢着他对故土的不尽的眷恋。但他没有沉湎于对安宁、和谐、古朴的田园牧歌生活的吟咏，也没有将情感直泻于生活的表面，而是将自己对社会人生的审美体验，灌注着具有鲜活气息的情感渗入生活的底层，提扬净化，以一种特殊的情状从原有的自然物质状态中蜕变出来，使感性的东西心灵化，心灵的东西借感性化得以显现，在相互作用，反馈中获得更深的内涵和暗示力，使所表现的物态景象有一种凝聚力和超感官的美。“暗示出藏在骨子里的一种较深广的情感”（黑格尔《美学》）。

作者善于选择生活中美的事物，不作过多的雕琢和粉饰；在艺术上不作过多的沉淀和纯化，保持着生活的本色，原型的鲜活，以质朴的生活气息增强作品审美的张力和辐射强度，使作者的情感意绪在朴实淡雅、平易自然的美学氛围中诉诸于读者的心灵，给人以无拘无束，浑成不琢的美感。那涓涓的溪水，蜿蜒的乡路，婉转的鸟语，轰鸣的鼓声；乡野间的野花野果，村庄里的水井小院，传统的风味小吃、民俗乡情，写得那么清新自然、质朴无华，“包含着浓郁的泥土和青草味儿”，与“生活极接近，极和谐”，像“生活本身那样的美妙动人”（《芦笛》）。在多层次、多色彩的自然风光、农家琐事中，包孕着多侧面、多角度的主观情绪，给人以快适心灵的审美愉悦。

作者的审美情思更多地是表现在对家乡人民命运的关注上。他能站在当代思想的制高点上，高屋建瓴地审视历史、描绘生活，把中国传统美德在家乡人民身上的种种折光加以凝聚放大，传递出他们的心灵内部的深层意识和情绪潮汐，表现出自我和社会的心态。作者探幽寻微，善于从因循的和零碎的生活现象中去发现美的底蕴，反映农村改革所激起的变化。《鼓声》中传达出了人民创造新生活的心愿和为四化而奋起拚搏的呐喊；《笑》里表现了农民对新生活的由衷赞美，看到了党的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欢愉；《圣水井》反映了中国农民命运的改变，展示出农村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小院的变迁》揭示出“落后的小农经济终将被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所取代”的“生活发展的逻辑”。歌颂了中国农民勤劳、正直、节俭、善良的传统美德，展示出在改革的新时期，他们渴求知识、尊重科学、改革创新的精神。

三

马嘶的散文是“充满美学生命的结实之作”，（《别林斯基论文学》第一卷）给人一种沉实、厚重的感觉。他摒弃了那种空洞无味的哲理直白、居高临下的装腔作势，继承了中国古代散文中“平说意长”、“平淡意多”的优良传统。“随情写意”，将美学思考浸润在感性的形象之中，朴素含蓄地表现出来，从而增强了文章的审美效果，使读者获得了感情上的激动、理智上的神悟。如《小溪》，作者捕捉住了自然状态中小溪所具有的某种意象，用几幅精心剪裁的、极富特征的明丽画面，串联在小溪流程的线索上，使读者从小溪生命的历程中领悟出人生的哲理和生命的意义，明白了“如果我们能像这些小溪一样。不追求炫人耳目的幻景，不图响亮的名节，不事哗众取宠的勾当，踏踏实实静静地流淌，以自己的汨汨清流孕育和滋养一些小生命，为斑斓的大地增添一些朴素的美，这不也可以慰藉自己的心吗？”作者通过鲜明富有个性化的形象传达出自己独特的审美感受。这正是作者人生观的感性显现和生命走向的表白，兼有哲理和人生的力量，给人以美的发现，美的回味。

诚然，作者并没有囿于个人的好恶爱憎，审美情趣包含着对社会历史的批判意识。他善于在历史的纵深与现实的横向的坐标上寻找自己的审视点，使作品具有社会人生的美学价值。在《小院的变迁》中，作者通过对小院的变迁，反映出“千百万农民境遇的改变”，昭示出“穷困痛苦的生活能使人变得暴戾，富裕幸福的生活又能使人变得和善、通达”的

哲理，显示出作者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深刻的思考。同时也表现了作者“情趣和审美观点”的“变化”，以一种清醒的批判意识审视自己的美学思想：“我所欣赏的贫困落后，是古老和停滞的生活，而这同农民的想法是大相径庭的”。“富足比穷困更美，现代化比古朴更美，前进比停滞更美……”这种强烈的反省，自审意识渗透着作者痛彻心肺的内心感受。证明了个体生命只有在生生不息的流动变化之中，在坚韧执着的探寻求索之中，心灵的脉动与时代同步，才可能超越自我。

四

马嘶散文的朴素美，既表现在内容上的真挚坦诚，又表现在形式上的浑成随和，不事雕琢，使情感意绪与外形建筑同构对应，交契融合，由此产生自然浑成，行云流水的审美效果。朴素自然是结构文章的美学原则。作者继承了古典美学中“随物赋形”，“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写作方法，构思朴素，布局天然。将自己的自由心态通过相应的符号任意挥洒。以情绪运动的原则结构文章，朴拙中见灵透，平淡中呈华美，浅显里含深意。给人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感受。

作者在结构上追求一种流动美，给情绪寻找最佳的流动方式。他没有用惯一的格局钳制行文，而是采用多种形式机巧灵动地显示出事物发展的规律，表现作者的感情脉络。在“复杂和不规则”的变化中出层次、显幽意、造境界。

作者采用托物寓意、金线串珠、曲径通幽、烘云托月、双

桥并架、三水并流等技法结构文章。托物寓意多见于咏物抒情的散文。“兴之托喻，婉而成章”（《文心雕龙·比兴》）。借以对真理的证明和现实的影射。如用牵牛花“折不断拉不散的坚韧特性，平易和谐的脾气”象征“农村里那种醇厚真挚的邻里关系”（《牵牛花》）。通过对山泉品格、脾性和情趣的歌颂，赞美了那种“心地洁净如玉，不藏污垢、不事喧哗、默默地永不止息地前进”的高尚品格。在《山泉》里，金线串珠法则用于叙事的散文中。作者善于把零散的生活片断，用感情的金线巧妙串连，形成一串串熠熠闪光的珍珠。如《鼓声》、《笑》中，作者描绘了各种鼓声笑态，汇拢交织，将历史与现实、诗情与哲理、单纯的故事与深沉的思考溶于一体。曲径通幽法多见于游记散文中，使读者随着作者笔触的指点，斗折弯转，柳暗花明，最后才显露“胜境”。曲折生姿、错综见意。如《山石竹花》、《五峰寻泉》、《苍岩山性灵》等，意新格高，含蓄蕴藉，给人以尽善尽美的享受。

在语言上，作者追求一种朴素自然的美。清新淡雅，自然流畅，“给平常的语言赋予一种不平常的气氛”（亚里士多德《修辞学》）。闪烁着内在的光辉和美感。描景壮物，自然本色，显示出一种迷人色彩和飞动气势，极大地刺激调动读者的审美感官。这是一种真正的美质在极其和谐自然的形式中的流露。

如写景：

小河里的水清冽透亮，呈淡绿色，她流得那么平静，舒缓、柔和，就像一个好性子的姑娘那样文静。风起时，只泛

起一条条鱼鳞似的细浪，静静地向前推进，到远处又变成一面淡青色的明镜了。（《淡绿色的河水》）

文字舒缓、流畅，节奏和情调像河水那样温柔甜美，与自然景色多么和谐一致，朴素中透出光彩，自然中饱含着情韵。

五

马嘶散文的美质在于朴素。如作者所说：“那美是朴实的，不带一点俗艳的脂粉气”（《牵牛花》）。“我以为，朴素，是现实美的存在形式，因此，朴素也是艺术美的极致，是艺术达到成熟的表现”。“我将毕生去追求这种情致”（《芦笛集·后记》）。因此可说，朴素美是马嘶散文的创作风格和美学追求。朴素美是多样的，表现在马嘶的散文中，也情态各异：有的飘逸，有的轻松，有的悠闲自得，有的豪情奔放。显示出作者风格的成熟。当然达到朴素美的极致，尚有距离。他的散文有些还缺乏审美的深度和力度，有的开掘不深，或过于拘谨，未能针对世风旧俗时弊提出一些振聋发聩、催人猛醒的社会问题。有的散文未能挣脱旧的模式束缚，时而露出一些传统散文的印迹，显得偏狭、守旧。有的散文对乡野农家那种古朴、和睦、凝滞、封闭的色彩有着一一种深沉的眷爱之情，未能打破本土意识的束缚。在今天心理嬗递、观念演变和意识更新的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对散文这个古老的文体作出深层性的开拓和建设性的扬弃，把传统的审美观念作为参照系，以当代意识对其进行宏观开放

的哲学熔铸和审美提炼，真正写出“象征一个时代”的散文，写出有社会人生审美价值的作品，这应是马嘶在散文创作道路上所追求的目标。

1989年10月

脚踏大地唱华章

——单学鹏小说论

单学鹏是引人注目、成果丰硕的作家，但他走过的创作道路却是坎坷多艰的。六十年代初期他开始发表作品，相继出版了《渤海渔歌》、《燕岭风云》等长篇小说。在历史转折时期，他一度苦闷、彷徨，创作似乎寂寞、艰难。经过痛苦的蜕变和艰难的选择，他改变传统心态，用新的审美观念冲破积久的模式，以浓烈的参与意识、忧患意识和超越意识投身于改革的漩流，扩大审美视野、开拓新径，以新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审美视角和表现手段建构他的艺术世界。几年来，他相继创作发表的作品，展示了民族的伟大和韧性、讴歌改革的精神和描述突破坚冰的壮阔场景，体现了于艰辛中流泻出炽热的理想主义的色彩。这些都显示出作者对改革进程的多角度、多侧面的审美观照和带有历史纵深感的理性思考。单学鹏在短短的几年中取得的成绩，是值得评论者探究的。著名作家孟伟哉在《关于〈这里通向世界〉的通信》中说出了他成功的真谛：

“你极力使自己呼吸时代的气息，大胆去触及正在前进

着的生活中的矛盾，欲以自己艺术的笔触反映祖国的改革，在重重阻力和困难中显示出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这是很可贵的。你的作品中跳动着你的心，你的心是忠诚而热烈的。”

用艺术的形式干预生活，医救时弊，反映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呼声，“显示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这正是作者的审美追求和创作的功力。

—

单学鹏的小说，一方面是迅速更迭的社会潮流冲击的产物，一方面也是他的内在人格的外化和审美意识的感性显现。这是他对主客观世界的不懈探求的结晶。单学鹏是一位致力于反映改革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在新时期文学多元化的大环境中，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审美追求的艺术形式，在创作过程中留下了坚韧自信、辛勤专注的足迹。这位农民出身的作家有着丰厚的生活积淀和锲而不舍的艺术追求。他在审美理想的驱动下，沉于生活的底层，挖掘真善美，深沉地反思历史、直面人生、审视现实、构想未来，用文学这种形式，承载他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他的审美心态是处于被生活激活、自由开放状态，与社会生活保持同构、顺应。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和展现层面反映世态人情、意向欲求。他的作品打破了改革文学传统的思维模式，超越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审美导向。在现实与未来，现实与理想的对比、撞击中，呈现出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格局：追踪时代的潮汐，再现当代人的魂灵，展示美好的社会理想以及写实手法的多样化和生命体验的广阔性。

单学鹏是一个写作态度十分严肃的作家。他从不趋时媚